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七

王禹偁文

投宋拾遺書

十一月二十日鄉貢進士王某謹齋莊沐浴裁書百拜于拾遺執事某嘗謂書契已來以文垂教者首曰丘軻之道始否而終泰則軻不足侔于丘也何者夫子連聘七十國而無尺土之位則否于始也明矣洎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張三綱之目提五常之領制禮以檢人迹作樂以和人心恢刑政以救人失崇祭祀以介人福使後之爲君者爲臣者爲父者爲子者不可斯須而離也則泰于終也又明矣軻則生不享其位死不行其教所著書亦在世之空文爾孰學而行之乎唯皮子請以孟軻爲學科屬唐祚將終棄而不用可痛惜哉孟軻氏沒楊雄氏作時哀平失道賢莽用權子雲以窮愁著書始務脫禍故作太玄準周易法言準論語微機深旨世人鮮知能師而受者止一侯芭而已方之于軻季孟間也楊雄氏喪文中子生知隋運將終聖道未濟退居河汾間修先王之業九年而成王氏六經門弟子有若鉅鹿魏徵河南房元齡京兆杜如晦咸北面師之隋文中子迹逝矣門弟子歸于唐盡出先師之道以弼于文皇故能立正觀之業垂三

百年傳十八葉夫豈非王氏教之效歟謂隋之夫子焉雖劣于仲尼而復優于軻雄又明矣文中子滅昌黎文公出師戴聖人之道述作聖人之言從而學者有若趙郡李翱江夏黃頴安定皇甫湜固其徒也然位不足以行其道時不足以振其教故不能復貞觀之風矣獨以辭旨幽遠規正人倫亦曰唐之夫子焉下韓氏二百年世非無其文章罕能聚徒衆于門張聖賢之道矣其或者復授于明公乎明公履丘軻揚雄之業振仲淹退之之辭矧天與其時身得厥位則追還唐風不爲難爲然登明公之門師明公之道者甚未衆止聞胡田二君矣豈明公高道深德之所隔也而誨人誘善之未至耶某又聞不傷胎卵之命則麟鳳見矣不棄死馬之骨則千里之駒不矣明公方欲張姬孔之道聚游夏之風盍以某爲首則賢于某者不遠千里而至矣賢旣至則明公之道得不光明乎道之光明也則明公得不爲 宋之夫子乎得不爲文之大柄乎頃者明公之典東魯也某嘗策杖辭親揭厲行潦編文著書求明公之顧一接威重屬明公有泰山之禱某以晨羞闕貢旅火是逼不果志業彷徨而歸居魯西二年間貧病相絆乞衣假食以給幼累勉彊爲文皆有悲愁寒凍之意不知他人之見者憫乎咎乎用乎捨乎但以硯席舊交變化殆盡故里眦眦以爲不才今

年春始敢囊琴笈文來詣輦轂登明公之門以求譽師明公之道以進身未知明公按劍而拒之解榻而延之向所謂以某爲首則賢于某者不遠千里而來矣其在今日哉且某輟旨甘之具爲桂玉之費又留闕下則身與親凍餒俱至矣進之退之俟明公命

荅黃宗旦書

某白秀才黃生足下淳化初某自西掖貶官商洛生走僕齋書且引孫何丁謂之書求知於我後一年某徵拜右正言直昭文館改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留闕下者二年生未嘗及吾門洎某黜守滁上生復辱書惠文以尋前好是生不以位之高下專以道求於我也甚善甚善觀生之文辭理雅正讀之忘倦若與胡舍人論春秋書述數千年事迹議數十家得失剖析明白若抵諸掌雖古作者無以過此又顏子好學論援經而證事義盡而語簡使薛邕生而自爲之未必至是生道日益而文日新也某前書所謂生之文二子之文也天下人將知之不誣矣然而謀道者貴乎有益求知者貴乎盡心生之于我也厚矣我之于生也其有隱乎何者某讀生正漢臣策對一章文義誠爲高古其間責晁錯不言王道謂漢文幾于王矣以史傳較之責錯太重褒文稍過耳語曰擬人必于其倫

又曰人之有過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說者曰小人不能行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夫行王道者禹湯文武周公而已漢文何主哉言王道者孔子孟軻荀卿揚雄而已是錯何人也故子長稱錯學申商刑名峭直刻深者也是以錯之對策不根古道直指時事而亦有譏焉其對國之大體引五帝者蓋言漢文不能行帝道也對人情之終始引三王者蓋言漢文不能行王道也對直言極諫引五霸者蓋言漢文臣之傑者也又其殺身上正師納諫如五伯焉志在削諸侯尊天子亦霸奉國有足多者于王道則遠矣故曰責錯太重者為是也夫西漢諸帝孝文最賢節儉愛人誠得之矣幾乎王道則恐未能孟子稱仁政必自經界始而漢廢古井田用秦阡陌是本已去矣禹會塗山玉帛萬國一防風後至而殺之不赦周公于三叔親可知也流言一作伐而滅之吳王稱疾不朝文帝賜之几杖養成大惡流患子孫行王道者果若是乎至于嬖鄧通為弄臣放賈生為王傅惑辛垣平之妖而黷祀五帝忿馮唐之諫而曰獨亡間處耶失德盈編不可悉數故曰褒文稍過者為是也雖然生以大儒之行專取王道亦無累於文也某以朋友切瑳之道待生而有是說也生以為何如某頓首

荅張扶書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登第也與子之兄為同恩生故僕兄事子之兄父事子之父子之子僕亦弟也子又攜文致書問道于我雖他人宜有荅也況子之于我哉然僕頃嘗為長洲今因病起抄書得目疾不喜視書書不讀數年矣雖燭之少頃必息其目不數日不能竟一卷用是見僕道益荒而文益衰也又四年之中再為謫吏頓挫摧辱殆無生意以私家衣食之累未即引去黽勉于簿書間以度朝夕尚有意講道而評文乎為子力讀十數章茫然難得其句昧然難見其義可謂好大而不同俗矣夫文傳道而明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則無咎事君則有立及其無位也懼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傳乎後于是乎有言焉又懼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為之也既不得已而為之又欲乎句之難道耶又欲乎義之難曉耶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子之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于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云云者在樂則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彰在春秋則全以

屬辭比事爲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耶夫豈義之難曉耶今爲文而捨六經又何法焉若弟取其書之所謂吊由靈易之所謂勿合簪者模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也近世爲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吾觀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難道也未始義之難曉也其間稱樊宗師之文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稱薛逢爲文以不同俗爲主樊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與六籍共盡此蓋吏部誨人不倦進二子以勸學者故吏部曰吾不師今不師古不師難不師易不師多不師少惟師是爾今子年少志專雅識古道又其文不背經旨甚可嘉也姑能遠師六經近師吏部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又輔之以學助之以氣吾將見子以文顯于時也某頓首

再荅張扶書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前書欲生之文句易道義易曉遂引六經韓文以爲證生繼爲書啓謂楊雄以文比天地而下云云者甚乎哉子之篤于道而好于古者也僕爲子條辨之庶知僕之用心也子之所謂楊雄以文比天地不當使人易度易測者僕以爲雄自大之辭也非格言也不可取而爲法矣夫天地易簡者也測天者知剛健不息而行四時測地者知含弘光

大而生萬物天地畢矣何難測度哉若較其尋尺廣袤而后謂之盡則天地一器也安得言其廣大乎且雄之太玄準易也易之道聖人演之賢人注之列于六經懸爲學科其義甚明而可曉也雄之太玄既不用於當時又不行于後代謂雄死已來世無文王周孔則信然矣謂雄之文過于伏羲吾不信也僕謂雄之太玄乃空文爾今子欲舉進士而以文比太玄僕未之聞也子又謂六經之文語艱而義奧者十二三易道而易曉者十七八其艱者非故爲之語當然矣今子之文則不然凡三十篇語皆迂而艱也義皆昧而奧也豈子之文也過于六籍耶若猶未也子其擇焉子謂韓吏部曰僕之爲文意中以爲好者人必以爲惡焉或時應事作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即以爲好者此蓋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風有四子豔格至貞元元和間吏部首唱古道人未之從故吏部意中自是而人能是之者百不一二下筆自慙而人是之者十有八九故吏部有是歎也今吏部自是者著之于集矣自慙者棄之無遺矣僕獨意祭裴少卿文在焉其略云儋石之儲不供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賓筵此必吏部自慙而當時人好之者也今之世亦然也子著書立言師吏部之集可矣應事作俗取祭裴文可矣夫何惑焉又謂漢朝人莫不能不獨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爲

之最是謂功用深其文名遠者數子之文班固取之列于漢書若相如山林賦喻蜀封禪文劉向諫山陵揚雄議邊事皆子之所見也曷嘗語艱而義奧乎謂功用深者取其理之當爾非語迂義暗而謂之功用也生其志之向有江翊黃者自謂好古僕見其文義尚淺故荅之曰修之不已則為間人今子希慕高遠欲專以絕俗為主故僕欲子之文句易道義易曉也孔子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求也不及故進之亦僕之志也某頓首

伐伯益上夏啓書

臣益言臣與先帝比肩事堯舜在二十二人之數先帝以老臣為賢以天下授臣德薄力寡不足當之且知天意人事盡歸於吾君矣今君身臨大寶手執神器老臣得伸一言以為禪益哉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理之得其道則民輔之失其道則民去之民既去又孰與同其天下乎故帝堯不授于子而授于大舜大舜不傳于家而傳于先帝蓋恐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則不能子兆人成一家則不能家六合聖人之用心也如是先帝得之雖勤吾君繼之勿忘其勤臣恐失大寶而毀神器也先帝力拯橫流為民粒食得九疇定九州乘四載距四海櫛風沐雨奠山濬川却昏墊之憂平水土之患以父殛而是念聞子哭而不名

然後六府孔修四隩攸宅興播殖之利定貢賦之差億兆熙熙以成淳化是以授禪而有天下可謂艱難矣及其在位也卑宮室惡衣食見罪人而泣聞昌言而拜故能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於萬國可謂勤儉矣今君得不思其艱難乎念其勤儉乎且創業者易守文者難始則苦于焦勞終或流於逸樂今君生居帝宮坐即天位勿謂家傳敍謂已有之宜惕惕而懼其失也矧乎天無所親親于有德人無所懷懷于有仁苟不肖而毀先業亦為臣羞吾君以臣言為何哉聽用之則銘于按几可也罪咎之則斥于荒裔可也庶幾老臣朽骨泉壤見先帝而無媿色矣斯言非佞君其念之臣益頓首

擬留侯與四皓書

漢丞相留侯張良謹裁書遣使致于商山四先生侍者蓋聞有天地以來聖人曰軒轅有崆峒之請又曰帝堯有箕山之讓況乎風移世變民澆化漓北面而為臣者乎有國家之未決智慮所不及得不資取于賢士哉先生抱大道藏大器榮辱之事出于身外興亡之理了于掌中膠漆雲泉泥滓爵位瓊林瑤池以遊以息雲漿霞饌以飲以食芳君桂父先生之交也青鸞紫鳳先生之駕也龜云鶴天神氣愈清桂朽椿枯童顏未改萬乘不

能屈其節千金不能聘其才真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然而歷觀古之聖賢未嘗不有意于民也故隱見隨其時語默得其所進則爲天下之福退則爲天下之亂在暴秦勃興荼毒華夏虎猛擇肉網密凝脂君德甚於虎狼人命輕于草芥先生知國不可輔民不可化拂衣高蹈遁于山林其隱也可謂得其時矣今皇帝奮布衣提利劍撥大亂定大難起龍虎於豐谷會雲雷於泗濱席卷亂秦電掃彊楚可謂英雄矣既而革秦之暴纂堯之緒定覆盆之固成垂拱之風唯於儲嗣之間忽有廢立之義臣下股慄弗敢違寧良與帝同起於草莽間始五六年經七十戰出奇畫策未嘗有一事見違唯于此時言不獲用至掉三寸舌爲帝者之師封萬戶侯乃布衣之極歟于此際愛死不諫乎蓋恐死而無益於國事矣至又聞古之天下者禪讓于賢今之天下者封樹其子亦已德薄于古矣苟不選賢擇能樹嫡立長能無毀宗社乎今太子爲人元良立事貞固少侮流潤洊雷震聲三善克隆百技無爽帝欲廢而不用天下失望朝廷愕然先生于此時可不有意于民哉良願先生出雲關開岫幌駕玄鶴馭金虬俯降殿庭辱對旒冕定天下之惑決君上之疑隱見語默之道豈獨美于昔賢耶以凡于聖人之所議望先生無截轅杜轡之虞發函一披則萬國幸甚良頓首

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 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旣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玩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怏怏假寐而坐九門旣開重睡屢迴相君言焉時君

惑焉政柄于是乎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年月日記

#### 四皓廟碑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爲聖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不出則素隱行恠巢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見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也鞭伯禽教孺子居攝六年明辟未復而召公不說于內三叔流言于外盛德大業幾墜于地吁扶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乎戚姬之嬖如意之寵以妾並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搖社稷將墜咸謂扶蘇之賜死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炎靈之不祀抑亦黔首之罹禍豈無留侯陳八難罷六國則可議主鬯則以水而投石也豈無曲逆間彊楚解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圓鑿而方柄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

而定之漢庭公卿皆出其下而能錙銖鍾鼎桎梏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人達識孰能與于此乎向使先生定漢嗣爲漢臣報德職功必在乎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而處之居是時也以四鉅擘事一少帝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說之事哉欲望其茹紫芝卧商嶺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實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也危而護之不宴安于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去之不乘時以聚祿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猶有建相立順之徒矣嗚呼世之爲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援立而無君寢殺兇殘何莫由此其後滔天于莽卓盜國于曹馬移徙龜鼎易于弈棋纒纒簡編可爲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來也至公于萬民其往也無私于一身前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攝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號爲先聖歷代仰之豈先生之道過于周公乎愚曰周公乘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雜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辛卯歲予坐事解制誥職翌日有商於貳使之命下車拜廟西山之側

退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歷覽之美則美矣叙先生之道似有未盡就館濡筆申之以碑斯文也豈直歌鴻飛狀鶴髮而已哉實欲使立朝廷爲臣子而挾幼冲圖富貴者聞而知懼亦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旨也其辭曰

猗歟先生時行則行高眠商嶺逃難秦坑知秦之祚亡于子嬰知漢之祚存于惠盈一言悟主萬邦以貞不有其功不食其祿遠害全身矯世勵俗清泉洗耳紫芝充腹獵犬自烹冥鴻不復矯矯高節悠悠後來漢之戾園晉之愍懷江充厚誣賈后雄猜先生不生孰爲來哉昏亂之世廢立不已操欺孤兒莽抱孺子成旣自我權亦歸已先生不生孰將去矣蒼野峩峩祠茱薜蘿遺像斯在德音可歌清風凜凜素髮皤皤永懷貞遁刻石山阿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七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八

孫明復文

堯權議

堯以上聖之資居天子之位可生也可殺也可興也可廢也彼八凱八元者天下共知其善也堯豈反不知之哉知之反不能舉耶彼三苗四凶者天下共知其惡而不能去則知堯亦非聖人矣書可以謂之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者乎噫彼八凱八元者堯非不能舉也能舉而不舉也三苗四凶者堯非不能去也能去而不去也能舉而不舉能去而不去者權也堯以天下至廣神器至重朱旣不肖弗堪厥嗣故命於舜舜起於微陋雖曰睿聖然世德弗耀四嶽十二牧未盡服其德九州四海未盡蒙其澤不可遽授之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嶽十二牧其盡臣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乎不臣不戴則爭且叛矣堯懼其如是也非權曷以授之於是潛神隱耀厥用弗彰以觀于舜故八凱八元雖積其善而不舉也三苗四凶雖積其惡而不去也堯若盡舉八凱八元盡去三苗四凶則舜有何功於天下耶是故堯不舉而俾舜舉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於天下四嶽十二



牧莫不共臣之九州四海莫不共戴之然後授以大位絕其爭且叛也非堯誰能與於此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蓋言堯以權授舜其道宏大高遠之若是而人莫有能見其迹者而先儒稱堯不能舉不能去妄哉

### 舜制議

舜既受命庸十六相放四凶也以帝天下之制猶有未至者焉乃窮神極慮以增以益夫所謂帝天下之制者君君臣臣上下貴賤之序久久不相潰者是也厥初生民冥焉而無知浩焉而無防疑疑群群孰君孰師與鳥獸並黃帝觀乾坤創法度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由是帝天下之制從而著焉黃帝創之於前帝堯奉之於後然二帝之間厥制未盡黃帝取乾坤分上下爲一人之服以至於堯無所增益逮乎虞舜再觀厥象以盡其神謂五等之制不可不正也於是分其命數異其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自公而下率之以兩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賤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視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

而天下治臯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是也若五等之制非由虞帝而備則易何以兼言於舜臯陶謨何以繫之於虞書耶或曰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且舜自歷試與居攝三十年在天子之位又五十年其八十年間作事垂法爲萬世利者多矣今子稱舜止以因一人之服增五等之制者何願聞其說曰善乎爾之間也吾之所言聖人之極致也夫乾者君之道坤者臣之道衣上而裳下者乾坤之象也衣之可加乎裳示君之可加于臣也裳之不可加于衣示臣之不可加於君也聖人南嚮而治天下久久不相潰者始諸此也故舜增五等之制自下而上俾貴賤之序益明天子之位益尊此舜所以杜萬世僭陵篡奪無窮之禍也雖後聖有作千制萬度無以渝於此矣故曰吾之所言者聖人之極致矣

### 文王論

春秋左氏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意以謂文王不能夷商紂於當世取天下於己手有遺恨焉愚甚惑之竊謂季子之是言也非知樂者也厚誣於聖人矣若果如是季子之言也則是文王懷二以事其上匿怨以伺其間包藏禍心乃亂臣賊子矣何者文王受封商室列爲諸侯紂雖

無道君也安得爲人之臣而有無君之心哉矧以文王爲西伯位于諸侯之上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征伐紂之有德於文王也厚矣文王宜乎竭力盡能夙夜匪懈以事於紂也又豈可背惠忘施以怨報德將成于紀亂常之事哉噫事必不然章章矣觀乎紂既失德毒流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歟若文王猶有憾也則孔子何以謂之至德與仁厚者乎或曰史記齊世家敘太公之迹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脫姜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竒計若文王果無憾也則何得與太公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竒計之如是哉由是觀之季子之言又何誣也曰蓋此秦火之後簡編錯亂司馬子長修史記敘太公之迹也不能實錄善事乃散取雜亂不經之說以廣其異聞爾斯固不足疑於聖人也嗚呼古稱季札賢明博達觀樂能盡知興衰而於此也何蒙暗頓惑之若是耶逮乎杜預服虔之徒復無卓識絕見以發明之斯又乖繆之甚也

#### 辨四皓

四先生儒也哀周之亡疾秦之亂脫身乎虛炤沈冥乎南山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也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也曷以知其然哉夫傳嗣立嫡周道也爲國之大者莫大於傳嗣傳嗣之大莫大於立嫡不可不正也苟一失其正則覆亡篡奪之禍隨之自秦氏肆虐燔滅群聖之典周道絕矣絕而復傳之者四先生也昔漢祖携一劍行四海由布衣取天子位斯可謂真主矣及夫禍亂既定嗜欲既起內有嬖寵之惑外有廢嫡之議群臣凶凶莫之能止四先生將因是時以行其道故從子房而出吐一言以正太子之位此非周道絕而四先生復傳之者乎然四先生之出豈止爲漢而出哉爲萬世而出也漢祖起于戈中素不喜儒四先生懼其辱也故旋踵而去終於巖石之下嗟乎逮今千餘祀人未有能知其潛德隱耀者昔伯夷叔齊諫武王不食而死非孔子稱之則西山之餓夫也後世孰稱之哉司馬遷班固不能博采厥善發舒其光爲四先生立傳垂於無窮斯其過矣噫萬世之下使臣不敢戕其君者夷齊是也萬世之下使庶不敢亂其嫡者四先生是也

#### 董仲舒論

孔子而下至西漢間世稱大儒者或曰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而已以其

立言垂範明道救時功豐德鉅也至于董仲舒則忽而不舉此非明有所  
未至識有所未周乎何哉昔者秦滅群聖之言欲愚四海也蓋天奪之鑒  
以授于漢故生仲舒於孝武之世焉于時大教頽缺學者疏闊莫明大端  
仲舒曄然奮起首能發聖道之本根新孝武之耳目上自二帝下訖三代  
其化基治具咸得之於心而筆之於書將以緝乾綱之絕紐闢王道之梗  
塗矣故其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勿使並進息滅邪說斯可謂盡心於聖人之道者也噫暴秦之後  
聖人之道晦矣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也彼孟軻荀卿當戰國之際雖則  
諸子紛亂然去聖未遠先王之典經盡在楊雄處新室之間雖則大禍是  
懼然漢有天下滋久講求典禮抑亦云備故其微言大法洽于聞見揭而  
行之張以爲教易爾若仲舒燔滅之餘典經已壞其微言大法希于聞見  
探而索之駕以爲說不其艱哉況乎暴秦之禍甚於戰國之亂與新室之  
懼邪然四子之道一也使易地而處則皆然矣愚嘗病世之學者鮮克知  
仲舒之懿又病班孟堅作仲舒之贊言劉向稱仲舒有王佐才伊呂云以  
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淵源所漸未及乎游夏  
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之不加過矣愚謂歆以仲舒盛德先覺顧已弗及疾

而詆之者也故雖其父言亦以爲過且仲舒於孔氏之門其功深矣觀其  
道也出於游夏遠矣對孝武大明王道之端與夫任德不任刑之說雖伊  
呂又何加焉蓋用與不用爾使孝武能盡師其言決而用之則漢氏之德  
比隆三代矣厥後曷有惑於神仙之事困於征伐之弊哉仲舒不用非孝  
武之過平津之罪也平津嘗害其能而逐之兩事驕主才弗克施旣而退  
死於家吁可惜也孟堅筆削之際不能斥劉歆之浮論惑而書之失於斷  
矣

辨楊子

千古諸儒咸稱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因見非  
準易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  
弄神器違天拂人莫甚于此雖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猶  
戴于漢是時不知天命者爭言符瑞稱莽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劉  
歆甄豐之徒皆位至上公獨子雲耻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  
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旣能疾莽之篡逆又懼來者蹈莽之迹復肆惡于人  
上乃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  
太玄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士之象也。玄君象也。揔而治之。起于牛宿之一度。終于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戒違天。咈人戕君。盜國之者。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準易而作哉。諸儒咸稱太玄準易者。蓋以易緯言封起于中孚。震禹允坎配于四方。其六十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執此而言之也。殊不知易緯者陰陽象說。非聖人格言。若執此以爲易則易之道泥矣。且太玄之於易。猶四體之一支也。何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于相譚太玄曰。是書也與大易準。班固謂雄以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雲者也。

書漢元帝贊後

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略。故鄙之曰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用儒之實。雖外以貢薛韋平爲宰相。而內以洪恭石顯爲腹心。是時天下之政。皆自恭顯出。貢薛之徒。言不必行。計不必從。但具備位而已。自恭顯殺蕭望之。京房之後。群臣側足。喪氣畏權。懼誅。雖睹朝廷之失。

刑政之濫。莫復敢有抗言於時者。元帝昏然不寤。益信顯恭。是故姦邪日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異日見。孝宣之業。職此而衰矣。而史固稱上少而好儒。及即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薛之徒。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史固所謂牽文義者。非儒者之文義乎。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今觀史固之贊。宛是元帝用儒生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京房。賈誼之謀。退去儉人。進用碩老。與之講求治道。以天下爲心。則邦家之休。祖宗之烈。可垂於無窮矣。安有衰滅者哉。史固筆削論定。善惡之際。何不書上即位。登用儒生。不能委之。政牽制佞倖。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如是則衰敗得其中矣。吾大懼後世繼體守文之君。覽史固之贊。以爲自昔儒生之不足爲用也。而委任佞倖。以致衰亂禍不淺矣。

書賈誼傳後

讀漢書者。靡不尤文帝偉賈生也。吾觀賈生宣室對鬼神之事。竊謂漢世多言神怪者。由賈生啓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徒。寢之於後也。且怪力亂神。聖人之所不語。賈生何得極其神怪。虛無之言。使文帝爲之前席。若以爲辯斯則辯矣。然於世主何所補哉。此非賈生自以被謗。謫云久而復用。諛

辭順旨而對之者乎然則何以與文帝言也如響之若是哉厥後遂使新垣平得以肆其闕誕文帝作渭陽五帝廟又長門立五帝壇妄以祈福逮乎孝武尤好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竈穀道進亳人繆忌以祀泰一方進及齊人少翁東膠藥大公孫卿皆以言怪得幸以亂漢德故曰漢世多言神怪者賈生啓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徒寢之於後也噫古稱誼有王佐才吾觀誼所陳一痛哭二流涕三六長歎息之誼誠王佐才也若文帝聰明而能斷用之不疑則功德可量哉惜其失於是言也吾懼後世復有年少才如賈生者不能以道終始因少有推躡而諛辭順旨妄言乎天子前以啓怪亂之階也

### 罪平津

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有君而無臣不足以成至治有臣而無君不足以成至治聖如堯舜以咎陶大禹后夔伯夷佐佑之賢如禹湯以伯益后稷伊尹仲虺翼輔之然後能致其盛德大業輝照於千古而不言攀況其下者乎故曰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三代既往而西漢爲盛吾觀孝武聰明宏遠聽斷在己有禹湯之資然其盛德大業終弗克以肖之者有君無臣也昔秦氏肆虐群聖之道燼矣高祖以干戈取天下

故講求之未暇也孝惠暗懦不足以議孝文孝景止以恭儉爲天下先惟孝武天啓其衷巍然獨出思復三代之至治也於是尊用儒術勵精古道出府庫以購其書空巖穴以聘其賢由是天下爲之丕變而嚮方焉噫群賢之道迨泰而燼微孝武則終將泯泯而弗章矣孝武之功也盛哉是時平津起徒步不數年位居丞相非不用也嚮使平津能內竭乃誠外采群議以啓沃使孝武日聞其所未聞日至其所未至則三代之至治可不日而復矣差乎平津無制禮作樂長世御民之才但以持祿固位自圖安樂爲事本傳稱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諍人稱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此非持祿固位自圖安樂者乎孝武職此之由其心蕩矣自是方士邪怪之說得以入焉按平津元朔五年十一月代薛澤爲丞相元狩二年三月薨且孝武崇神仙之淫祀惑少君之妖言祠竈入海以求神仙不死之事此皆平津之所睹也蕤聞吐一言以救之卒使孝武之心蕩而不復爲千古笑誠可惜也伊尹有言曰予不克俾厥后爲堯舜予心愧耻若撻于市嗟乎平津無伊尹之心誠可罪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九

孫明復文

無爲指上

無爲者其虞氏之大德歟非曠然不爲也始不求於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終不受于天下而天下授之自生民已來虞氏一人而已昔在歷山而耕焉雷澤而漁焉河濱而陶焉當是時也彼孰有意于天下哉及乎孝德升聞堯遽以天下禪之舜既受堯禪夙夜兢兢懼德弗類以天下者堯之天下也不以堯之道治之則其天下之民有不得其所者矣於是盡履堯之道而行之俾其天下之民不異於堯之世也舜居位既久復以堯之天下堯之道盡與諸禹此舜之德其可謂大德也矣夫舜之天下堯之天下也舜之道堯之道也舜始得之于堯而終傳之于禹此舜之無所爲也章章矣噫上無堯下無禹孰可高視而稱于無爲哉上堯而下禹舜所以得高視而無爲也不然則孔子上顧伏羲下訖文武筆于六經爲萬世法何不曰無爲治者伏羲也黃帝也堯也禹也湯也文武也止曰其舜也歟哉若以無爲爲曠然而不爲則書何以曰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又曰覲四嶽班瑞于群后又曰東巡守至于岱宗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

玉又曰南巡守至于南嶽西巡守至于西嶽北巡守至于北嶽又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又曰流宥五刑又曰流共工放驩堯竄三苗殛鯀又曰詢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又曰禹平水土又曰黎民阻飢后稷播植百穀又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又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至五十載陟方乃死之類此舜有爲其繁也如是之甚矣且書者聖筆親刪也孔子觀舜之有爲其繁也如是之甚安可反謂之無哉由是觀之則知無爲者非曠然而不爲也

無爲指下

無爲之道其至矣哉非虞帝孰能與於此後之帝天下者不思虞帝之德而慕虞帝之無爲吾未見其可也三代而下不思虞帝之大德而冒虞帝之無爲者衆矣又世之險佞媮巧之臣或啓導之既不陳虞帝之大德以左右厥治則枉引佛老虛無清淨報應因果之說交亂乎其間敗于君德吁可痛也觀其惑佛老之說忘祖宗之勤罔畏天命之大靡顧神器之重委威福于臣下肆宴安于人上冥焉莫知其所行蕩焉莫知其所守曰我無爲矣至綱頹紀壞上僭下倂昏然而不寤者得不痛哉且夫天下之廣億兆之衆一日萬機兢兢翼翼猶懼不逮而佛老之說其可惑乎祖宗之

勤其可忘乎天命之大其可罔畏乎神器之重其可肆于人上乎斯何沉惑不開如是其甚也昔秦始皇漢武始則惑於虛無清淨之說終則溺於長生神仙之事梁武齊襄姚興始則惑於報應因果之說終則溺於解脫菩提之事卒皆淪胥以亡勢不克救此簡策具載可覆而驗也惟漢賴高祖除秦之暴功宏德茂天未厭絕茲亦幸而已何足尚哉吾常求無爲之端且病歷代諸儒不能揚孔子之言鋪而明之俾其炳炳如也故佛老之徒得以肆其淫亂之說廁于其間爲于古害故盡擴其所以然作無爲指庸爲帝天下者戒

寄范天章書一

月日布衣孫復謹再拜寓書于判監天章執事今主上聰明睿哲紹隆三聖之緒十有四年將固太平之業傳之於無窮也夙夜兢兢弗敢怠荒思得中正純亮之臣協贊之以執事頃居諫署多箴規藥石之益亟自蘇臺召入將大用之而執事拜章懇求蒞于太學者斯蓋執事不汲汲於富貴而孜孜於聖賢之教化也夫太學者教化之本根禮義之淵藪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是故舜禹文武之世莫不先崇大於膠序而洽至治于天下者焉今執事懇求而蒞之者我知之矣執事將

俾吾宋之學爲舜禹文武之學也既俾吾宋之學爲舜禹文武之學是將  
俾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爲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也既教吾宋公  
卿大夫之子弟爲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然後以舜禹文武之道上  
致吾君爲舜禹文武之君也既致吾君爲舜禹文武之君然後以舜禹文  
武之道下躋吾民爲舜禹文武之民也自京師刑于邦國達于天下皆雍  
雍如也茲其執事之心也已然念欲求舜禹文武之道者必質諸周公孔  
子而後至焉爾今執事既蒞是學也將行是道也非一手一目之所能必  
須博求鴻儒碩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增置學官相左右之  
俾朝夕講議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教育乎國子也復竊嘗觀于今  
之士人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鮮矣何哉國家踵隋唐之制  
專以辭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于聲病偶對之間探索聖賢之  
闡奧者百無一二向非挺然特立不徇世俗之士則孰克捨於彼而取於  
此乎由是言之則執事蒞是學行是道增置學官之際可不慎擇乎今有  
大名府魏縣校書郎士建中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二人者其能知舜禹文  
武周公孔子之道者也非止知之又能揭而行之者也執事若上言于  
天子次言于執政以之爲學官必能恢張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左

右執事教育國子丕變于今之世矣復閑退之人固不當語及于是然敢  
孜孜布于執事之左右者非爲諸己也蓋爲諸人也非爲諸人也蓋爲諸  
道也執事以爲如何若以復愚且賤而言可取則復學聖人之道三十年  
雖愚且賤豈忘言乎惟執事圖之

寄范文正公書二

伏以宋有天下八十餘祀四聖承承厖鴻赫奕逾唐而跨漢者遠矣

主上思復虞夏商周之道治于聖世也考四代之學崇橋門辟水之制故  
命執事以蒞之大哉 主上尊儒求治之心也至矣然則虞夏商周之治  
其不在於六經乎捨六經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猶泳斷湟污瀆之中望屬  
于海也其可至哉噫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繼往六經之旨鬱而不章也  
久矣加以秦火之後破碎殘缺多所忘散漢魏而下諸儒紛然四出爭爲  
註解俾我六經之旨益亂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觀夫聞見不同是非各  
異駢辭贅語數千百家不可悉數今之所陳者止以先儒註解之說大行  
于世者致于左右幸執事之深留意焉國家以王弼韓康伯之易左氏公  
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春秋毛萇鄭康成之詩孔安國之尚書鏤版藏  
于太學頒于天下又每歲禮闈設科取士執爲準的多士較藝之際有一



違戾于註說者即皆駁放而斥逐之復至愚至暗之人不知國家王韓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毛鄭孔數子之說咸能盡于聖人之經耶又不知國家以古今諸儒服道窮經者皆不能出於數子之說耶若以數子之說咸能盡於聖人之經則數子之說不能盡於聖人之經者多矣若以古今諸儒服道窮經皆不能出於數子之說則古今諸儒服道窮經可出于數子之說者亦甚衆矣噫專守王弼韓康伯之說而求于大易吾未見其能盡于大易者也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說而求于春秋吾未見其能盡于春秋者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說而求于詩吾未見其能盡于詩者也專守孔安國之說而求于書吾未見其能盡于書者也彼數子之說既不能盡于聖人之經而可藏于太學行于天下哉又後之作疏者無所發明但委曲踵於舊之註說而已復不佞游于執事之牆藩者有年矣執事病註說之亂六經六經之未明復亦聞之矣今執事以內閣之崇居太學教化之地是開聖闡幽發蕪夷亂興起斯文之秋也幸今天下無事太平既久鴻儒碩老駕肩而起此又豈減于漢魏之諸儒哉執事亟宜上言 天子廣詔天下鴻儒碩老置于太學俾之講求微義殫精極神參之古今覈其歸趣取諸卓識絕見大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

者重為註解俾我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于上而學者庶乎得其門而入也如是則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日而復矣不其休哉執事若以數子之說行之已久不可遽而去之則唐李善以梁昭明太子文選五臣註未盡別為註釋且文選者多晉宋齊梁間文人靡薄之作雖李善註之何足貴也國家尚命鈔版置諸太學況我聖人之經乎安可使其鬱而不章者哉幸執事之深留意焉

上孔給事書

月日布衣孫復謹再拜獻書孔知府龍圖執事復名晦迹沈學夫子之道三十年雖不為世之所知未嘗以此搖其心敢一日而叛去所謂夫子之道者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也其道基于伏羲漸于神農著于黃帝堯舜章于禹湯文武周公然伏羲而下創制立度或略或繁我聖師夫子從而益之損之俾協厥中筆為六經由是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煥然而備此夫子所為大也其出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遠矣噫自夫子沒諸儒學其道得其門而入者鮮矣唯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而已彼五賢者天俾夾輔于夫子者也天又以代有空闊誕謾奇嶮淫麗譎怪之說亂我夫子之道故不並生之一賢歿一賢出羽

之翼之垂諸無窮此天之意也亦甚明矣不然則戰國迨于李唐空闊誕  
謾奇嶮淫麗譎怪之說亂我夫子之道者數矣非一賢歿一賢出羽之翼  
之則晦且墜矣既晦且墜則天下夷狄矣斯民鳥獸矣由是言之則五賢  
之烈大矣後之人不以夫子之道爲心則已若以爲心則五賢之烈其可  
忽哉近得友人石介書盛稱執事於聖祖家廟中構五賢之堂象而祠之  
且曰孔侯之心至矣吾輩不是之而將何之也復聞之躍然而起大呼張  
洞李縕曰昔夫子之道得五賢而益尊今五賢之烈由龍圖而愈明龍圖  
公聖人之後也爲宋巨賢宜乎盡心於此矣龍圖公其不盡心則孰盡心  
哉國朝自柳仲塗開王元之禹偁孫漢公何種明逸放張晦之景旣往雖  
來者紛紛鮮克有議于斯文者誠可悲也斯文之下衰也久矣俾天下皆  
如龍圖構五賢之堂象而祠之則斯文其有不興乎吾輩得不奔走于牆  
之下一拜龍圖公之賢哉又且賀斯文將復也接之拒之惟執事之命

答張洞書

復白明遠足下十月泊正月中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離群外以僕居今  
之世樂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文也遠以尊道扶聖立言垂範之事問於  
我我幸而至於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賦晞覬科

第爲事若明遠穎然獨出不汲汲於彼而孜孜於此者幾何人哉然懼明  
遠年少氣勇而欲速成無至於斯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已夫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  
之於心者明諸內者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  
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皆文也摠而謂之  
經者也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  
以嗣但當佐佐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列聖人之微旨或則名諸子之  
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  
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賢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  
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撫實有感而作爲論爲議爲書疏歌  
詩贊頌箴解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  
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污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  
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有所得也必  
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者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  
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  
其間鴻生碩儒摩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揚墨佛老虛無報應

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侈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編滿集發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瞽言徒污簡策者乎至於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言之則可容易而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則非吾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為忽不宣

兗州鄒縣建孟子廟記

孔子既没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眾矣而楊墨為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為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乎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去矣而彼皆無之是歐天下之民舍中國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莫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拔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焉不墜故揚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謂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洛水橫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鼈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

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為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為已任常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人門者無先於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得血食於後茲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昔為孟子之里今為所治之屬邑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俾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銘而志之復學孔而晞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迹者常思嗣而攻之況承公命而志其廟又何敢讓嘻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以書景祐五年歲次戊寅三月日記

信道堂記

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毀也無譽也唯道所在而已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孰為進哉孰為退哉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而不惑孰為毀哉孰為譽哉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吾學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三十年處乎今之世故不知進之所以爲進也退之所以爲退也喜之所以爲喜也譽之所以爲譽也其進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進也於吾躬何所進哉其退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退也於吾躬何所退哉其見毀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見毀也於吾躬何所毀哉其獲譽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獲譽也於吾躬何所譽哉故曰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毀也無譽也唯道所存而已予丁丑歲秋九月作堂于泰山之陽明年春堂旣成以是道處是堂故命之曰信道堂云景祐五年正月三日記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九

